

电影文学剧本

李洪辛（执笔）

周大功 吴安萍 徐海秋

南昌起义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南昌起义

李洪辛 （执笔）

周大功 吴安萍 徐海秋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2 北京

内 容 说 明

本剧历史地再现了我党第一次武装斗争——“南昌起义”的全过程。通过对周恩来同志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以及贺龙同志寻找和接受党的领导的描写，刻画了一批在我党历史上有卓越贡献的革命家，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忠于革命事业的普通战士形象。

本剧有纪实风格，时代感较强。

南昌起义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1/8$ 插页：2 字数：56,000

1982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300册

统一书号：10061·394

定价：0.30元

1 京汉铁路线

沉重的画外音：“一九二七年，正当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十九日，武汉政府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再度誓师北伐，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夹击了奉系军阀张作霖；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不但不予回击，反于六月四日在郑州与冯玉祥策划反共，并令胜利进军中的北伐军全部撤回武汉。革命军民疑虑重重，中国的前途将会如何呢？”

画外音中，一长列混合列车在中原大地行驶。长长的车厢内坐满士兵，敞篷车上可以看见大炮和军马。

沿途闪过一些站牌的名字：郑州、漯河、信阳、武胜关……

（叠印）推出报纸特写：

标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明令撤军

内容提要：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十五师等部撤出河南。

2 汉口大智门车站

贺龙脸色沉闷，看着士兵们下车，从列车上卸大炮、牵战马……（字幕：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师长贺龙）

3 武昌中和门城门

独立十五师部队进城。远处，巍峨耸立的黄鹤楼在望。

贺龙、周逸群并马前行——他们前后左右都是进城的部队。

贺龙：“为什么回武汉，是开到湖南去打许克祥吗？”

周逸群摇头，语气沉重地：“不会，湖南问题他们要政治解决。”（字幕：独立第十五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周逸群）

贺龙：“……本来可以沿京汉路一口气北伐下去，一个命令下来，撤！”他不禁骂了起来：“巫教！”

周逸群沉闷不语。

4 长江江边

长江滚滚东流，惊涛拍崖。

周恩来和周逸群心潮起伏，在渺无人迹的江岸漫步谈话。

周恩来：“‘马日事变’他们要派唐生智回湖南解决，外国同志意见又不一致，陈独秀既无办法又刚愎自用，把希望寄于东征。”（字幕：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

周逸群听了周恩来的谈话，苦恼极了，坐在一块石头上，低头默想，望着脚下的江水近乎自语：“北伐把蒋介石送上了台，东征讨蒋，是不又会给哪一个新军阀造机会？”

周恩来：“要是当初在广州，我们不是只搞一个独立团，而是多搞几个独立团，那现在就不至于只有叶挺的一个师了。”

周逸群：“我记得当时你主张在各军建立象叶挺一样的独立团，以党团员为骨干，作为各军的核心力量。”

周恩来：“这个主张没能实行呀。逸群，党现在迫切需要寻找武装。”

周逸群面容开展地说：“我们十五师，战斗力倒有，执行贺龙师长的命令坚决，只是旧习气比较严重。”

周恩来：“都说贺师长为人很正直。”

周逸群：“不仅正直，而且有觉悟，他在寻找领导。”

周恩来：“什么时候我找他谈谈。”

5 武昌会宾楼雅座

这是蛇山脚下的一座酒家，窗外可以遥见黄鹤楼的身影。

雅座内只有蒋介石的说客李仲和贺龙，贺龙的卫兵小

牛在雅座外面。

贺龙手里拿了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大信封，抽出一纸公文淡漠地看着。公文是张任命状，上面写着“兹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军长”，下面是总司令蒋介石的蓝色签名长章。

李仲趁他看信的当口，不断唠叨：“你鞍马劳顿还没解乏，我就拖你来洗尘，有些不敬，可这也算是大敬，事关你老弟的前程，我已经候驾多日了。”

贺龙把信向桌上一丢，眯着眼，唇边现出讽刺的微笑。

李仲：“这只是暂时安排，过去了干得好，当然不止一个军长……”

贺龙：“真人不说假话，我是在找一个好的领导。”

李仲喜不自禁：“蒋公这个领导好，多少人要求他领导。”他迫不及待地端起酒杯，“为我们能一块共事喝一杯，先干为敬。”他一仰脖子喝下。

贺龙不接词，也不端酒杯，望着窗外的黄鹤楼。

李仲：“我这个人就是重感情，念旧，他对老弟特别器重，我极力保举……”

贺龙：“老蒋在各地大杀工农，夏斗寅、许克祥叛变，老蒋对日本记者说都是他授意的，这种人？”

李仲打断他：“政治上的事，我们都搞不懂，让他们去操心，你我……”

贺长生匆匆入内报告：师长，双喜开小差了，还带走

好几个湖南兵。”

贺龙火气上升，急忙穿军服，扎皮带，开骂：“流年不利，人家抬头见喜，我出门碰鬼，有些狗杂种眼睛不亮，有的不愿跟我干，有的要拖我下水！叨扰，叨扰。”

贺龙不理李仲，逡自下楼，小牛、贺长生跟着出去。

6 斗级营街旅店门外

黄鹤楼下的斗级营——这是一条密布小客栈的街道。

这些客栈大都一间、二间门面，店门开着，两边摆着两条长凳，客人坐在两边聊天看街。

贺龙在一个店门口瞄见双喜。

贺龙向里叫：“双喜，出来！”

双喜不能不出来了：“师长，我憋的慌，干不下去了。”

贺龙：“为什么？”

二虎上前插嘴：“许克祥在湖南杀人，为什么！是我来拉他回湖南的。”

贺龙不理二虎，逡向双喜：“你想开小差？”

双喜：“开小差也好，打反革命也好，我要回湖南。”

二虎：“北伐军过湖南，我们自愿当长伕，一肩一挑到长江；占了武汉，你们就翻脸不认人了，蒋介石是新军阀，武汉政府就没有新军阀？！”

小牛天真地辩解：“我们没杀过工农。”

二虎：“你们杀过杀工农的人吗？”

几个农会干部模样的人围上来：“军阀手中铁，工农颈上血！”

小牛看他们逼上来，一把掏出手枪来。贺龙按住他的手。

双喜把军装丢在地下：“师长，求您，这根枪我带走。”

贺龙拿过枪：“你有志向，我不留你，枪不能带走。”

双喜：“小差我开定了！”

黑姑在人丛中看，搞清楚怎么回事，冲出来乒乓朝双喜打两个耳光：“当兵想老婆，想回去抱老婆啦。”

二虎猛地把她拉住，黑姑甩开，指着双喜骂：“要不是我机灵，从湖南一口气逃到这儿，你这辈子也抱不成老婆了，亏你想得出，开小差！”

黑姑越说越气，把身背的包裹解下来：“这是你爹娘的骨尸末子，我们的房屋地基，一把火就剩下这点渣渣了，我对得住你了，你去送死吧！”

双喜捧着包裹哭泣，跌坐在石板上。

双喜：“黑姑，黑姑，我要报仇！”

黑姑：“单枪匹马报么仇！”

双喜：“我求师长给我一条枪。”

黑姑：“一根拨火棍管什么用，人家整团整团的反水，我们吃亏就是没有自己的队伍。”

贺龙脸色沉闷听着他们的谈话，痛苦地坐在台阶上。

7 总书记办公室客厅

周恩来和陈独秀坐下。

陈独秀点燃雪茄：“恩来，我们今天好好谈谈。”他把手中的文稿递给周恩来，“我劝你不要提出来。”（字幕：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周恩来并不意外：“总书记的意思？”

陈独秀：“前一阵，常委议论把工农武装编入正规军，你反而提出我们直接掌握军队……”

周恩来：“总书记，革命到了紧急关头。”

陈独秀：“是，面临分裂的危险。在广州估计，打到北京以后分家，现在看是要提前了。”

周恩来：“我们不掌握军队，要听人宰割呀！”

陈独秀不理睬：“这你不是不知道，两党有过谅解，我们自己不搞武装，尽力发动民众，所以才把一些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调去当党代表，加强政治工作。”

周恩来耐心听完：“他们到处摧残工农运动。我们何必把自己捆死！‘马日事变’就是宁汉合流的信号。”

陈独秀：“不要危言耸听，唐生智已经回湖南去处理了。老实跟你说，你提的这个问题，两个月之前，我就否决过同样的建议，我们要军队干什么？要武器干什么？”

周恩来闷了一会：“总书记，那么汪精卫答应纠察队两千条枪，你是否在两党联席会议上提一提？”

陈独秀：“两党联席会议名存实亡了，提这种事叫人起疑心。恩来，你不要单从分工、从军部的角度考虑问题，要从全局、从如何挽救革命多考虑一点。”

周恩来感到啼笑皆非，还是憋住气，语气温和地说：“总书记，我们对汪精卫要有精神准备，他假左派的面目已经暴露……”

“时局的关键是拉住汪精卫，鼓吹东征讨蒋，至于土地革命、工农运动等等，等打下南京之后再去谈判，搞好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仍然是我们的工作中心，”陈独秀喟然长叹，“我们没有力量呀，老鲍说湖南农运是地痞哥老会在领导，这怎么不糟！”

8 斗级营街旅店里面

周逸群身边围着一群人，有双喜、二虎、黑姑和湖南逃来的农运干部。

周逸群：“贺师长不是别的师长！他来自农村，十七岁就敢于拿起菜刀，砍芭茅溪的盐卡；现在到处压迫工农，他不痛心！”

双喜：“周主任把时局一讲，我心里踏实了。”

有人进来报告：“主任，周部长来了。”

周逸群发现周恩来已经走进旅店，急问：“周部长，

你怎么来这里？”

周恩来：“我从湖南会馆来，打算去看贺龙师长，听说斗级营街住了很多湖南来的人——有人说湖南农运是地痞哥老会领导。”

周逸群：“这里住的都是湖南农会基层干部。”

周恩来：“最好不过。”

周逸群向黑姑招手：“黑姑，这位同志要找你谈谈。”

黑姑不太愿意，周逸群向她解释着什么。

周恩来：“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黑姑眼睛翻了一下：“就差没生娃儿，还小，都叫我黑姑。”

周恩来：“在农协做什么事？”

黑姑：“不大不小，区农协委员长。”

周恩来：“很红嘛。”

二虎：“她是他们县里大土豪家的丫头。”

周恩来：“这个土豪恶不恶？”

黑姑：“恶！他收租子一升一合都要克扣，一个娇宝女儿珍贵的不得了，在长沙洋尼姑办的学堂读书还不算，寒暑假回家，还专门请文秀才、武举人教她……”

9 书房（回忆）

冬天，家塾里，老秀才是个高度近视眼，手捧着一个烘笼，鼻子对着书本，趴在桌上看书。

姚湘莲把书向老师台上一摊，就背过身去，黑姑把一个铜手炉递给她，然后躲到门角，悄悄地打开书，对着小姐，让她看着背。

10 场地上（回忆）

夏天。武教师在院子里教姚湘莲摆架式，使弄枪棒。

黑姑牵着马，姚湘莲虽然是天足，还要黑姑扶她上马，放马疾驰。

黑姑怕小姐出事，也拉过一匹马骑上去追小姐。

11 村头（回忆）

黑姑的声音：“姑娘从小就许配给县城大劣绅赵家，过了十八，赵家女婿上门送彩礼求亲。”

（画面）：赵毓骑马，跟了一群抬礼盒的，在乡间小路上走来。

抬盒中被面、衣服、手镯、耳环，自鸣钟，还有活鸡、猪头，场面不小，外加吹吹打打，鼓乐相送。

黑姑的声音：“老地主天天骂孙中山孙大炮，一听说女婿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的，气得不得了，大骂共产共妻，叫本族子弟挡在大路上不让认亲。”

（画面）：年轻的地主少爷一齐拥到村口，向赵毓论理，赵毓理直气壮地辩论，这些乡下的土皇帝，不由分说上去就踢翻抬盒，赵毓还想说理，小少爷们上去掀翻在

地，赵毓由两个人架着狼狈逃走。

12 村外桥头（回忆）

黑姑的声音：“女儿寻死觅活，老头子只好随她自由。”

（画面）：双喜挑着行李皮箱，黑姑捧小小的首饰匣子，姚湘莲牵着马，老地主老泪滂沱，扶着女儿上马，走过桥头，从黑姑手里拿过首饰匣子交给女儿。姚湘莲顺手放进小皮箱，既不觉得重要，也不显得悲戚，缰绳一勒，纵马而去。

老地主一拐杖向落在后面的双喜身上打去，要他快步跟上小姐。

（回忆完）

13 旅店內

周恩来：“办农会你怕不怕他？”

黑姑：“怕？村子里办秘密农会我就参加了，北伐军一到，农会牌子挂出来，我把老地主游了乡，这家伙气性大，一绳子吊死在牛屋里。”

周恩来：“农会里哥老会多吧？”

黑姑：“啥？”

二虎解释：“就是流氓，痞子。”

黑姑：“哦，这些人平时红五黑六，农会一挂牌，把他们管得服服贴贴。”

周恩来：“不怕他们行蛮？”

黑姑：“庄稼人就讨厌歪门斜道，把这些放在眼里？”

周恩来：“他们在农会掌权吗？”

黑姑：“权？不听话给他几拳！掌权的都是庄稼里手。”

周恩来：“你也是？”

黑姑：“地主白给我吃饭！”

二虎：“双喜的这个婆娘可是能干，庄稼活样样拿得起，还会骑马打枪，舞刀弄棒，一把手！”

周恩来站起：“谢谢你，小同志。”他环顾众人，“这么多人窝在这里，何不参加部队？”

双喜急切地：“我刚开小差，怕师长骂。”

二虎：“我们都想入伍。”

黑姑也抢着问：“队伍上收女兵吗？”

周逸群：“我们宣传队有女同志……”

黑姑脱口而出：“我不卖狗皮膏药……”

双喜连忙捅她一下。

周恩来：“好，我们一道去看贺师长。”

14 独立十五师门前

贺龙在门口迎接。

周逸群：“这是我们师长，周恩来同志来看你。”

贺龙热情抓住周恩来的手：“不敢当，不敢当，打我知道有个黄埔，你的大名就在我心里唱歌，今天如愿以偿。”

双喜惭愧地凑上来：“师长，我们回营了。”

贺龙看看周恩来和周逸群，对双喜说：“伙房里还留的有饭，去洗个澡吧。”

双喜不动，迟滞地说：“还有一大帮湖南弟兄、慕名要来参加我们部队。”

周恩来：“部队亟需吸收新鲜血液，贺师长你说呢？”

贺龙感动地：“没见面，你就帮我做了工作稳定了军心，周主任，带他们去补名字吧。”

这群人有的敬礼，有的鞠躬，黑姑双手扶腰道了万福，跟周逸群走入营房。

贺龙引周恩来进入客厅，且走且说：“我那些部下，可以说身经百战，可是在政治上不及宣传队的娃娃，过去移防，照例由副官处打前站，弄得鸡飞狗走，要啥没啥，这次北伐河南，宣传队娃娃打前站，要驮有马，要挑有人，站站有人接送，周逸群可成了我的一条胳膊。”

15 营房

黑姑换上军装，来到双喜棚前，里面全是大兵，踌躇不敢入内，干咳两声，双喜没有听见，二虎发现了，急拉双喜：“堂客找来了。要我保驾吗？”

双喜推了二虎一下，自己害臊反而犹豫不前。

“迟到了当心吃耳刮子。”二虎把双喜推出去。

黑姑：“有镜子吗？”

双喜：“队伍上哪有那个。”

黑姑：“我想照照自己成了啥子尿（音：虽）像。真象一场梦，前不久还在死里逃生，今儿又要跟你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双喜完全是一副老兵和丈夫的口吻：“军有军法，营有营规，这不比在家里当老百姓……”

几个士兵扑嗤笑出来：“班长，管到伙督军头上了，小心不给开饭……”

黑姑连忙跑开。

16 十五师师部院内树下

夜已深。

树丛阴影中站着周逸群，他望着室内的灯光——他在警戒。

周逸群掏出怀表，就树叶筛下的灯光看看：四点已过。

17 十五师小客厅里面

贺长生在收拾咖啡、点心、杯盘，小牛在擦台子。

周恩来：“两把菜刀就是你革命的起点嘛！被压迫阶级必须造成本身的武力。”

贺龙：“我半辈子在找道路，找着了共产党。我要跟着你们干到底！你们可不要把周逸群调走，这个部队我带一天，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下去。”